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晉書卷七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

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
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賔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
眄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
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
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
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
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
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㑹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嫵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宅郡於是改會字為鄮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
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内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
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
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
太守顧衆護軍叅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
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
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

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

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鋭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

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
討平之會閻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
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
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
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
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子崑
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

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
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
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隷和長
輿海内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
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
末除宣城内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
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

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

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齔齓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

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闕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慊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歳見用為鄱陽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兎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

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文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譽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

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

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絶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

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祭軍轉典軍祭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

從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凡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户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

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投彬答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

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
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
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
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
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
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
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
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

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
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
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
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
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
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
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

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

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幷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簡而俗静選清則勝

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
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
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
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
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
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
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關也凡餘諸
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

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遂奏且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禄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宫則直侍頓闕王者宫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

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弈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弈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户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

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
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
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
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檻收
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溫將廢
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
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
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

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

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滞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内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

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幾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讃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

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决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
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
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
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
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

政為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為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將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歴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

有囧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歴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駿

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

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别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讃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

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敦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内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来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

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

自縣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
軍將軍吳國内史復徙會稽内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
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時軍荒之後百
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
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
内堅明有膽决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
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佗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佗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鱟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

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遺溫拜驥驥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

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叅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

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滋
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
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
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
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
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
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内史陸
嚐衆又辯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

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為吳興内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彛彛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内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悊悊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悊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

威將軍仍僑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掘要擊徽戰于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包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

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没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它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叅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宏爲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宏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遣馬流

陶陽等往攻之閡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峻平論功衆以承擬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已

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

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

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

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

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

議其糜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

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
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
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子呂嗣爲建康令第三
子會中軍諮議叅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曽孫也少孤有
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
器即引爲安東叅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

憂去職既葬帝强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
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
翼勳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内史在
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
齊所莅使寛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
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
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
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

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

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
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
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
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
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
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
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
嗣闓牋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鄙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觽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莬為出納之端蠻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頹暮年允之騂角無棄山川庶稱多藝綢繆括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顗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驥為其選

晉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史臣論龍莞為出納之端○莞各本誤莞臣人龍按前漢谷永傳昔龍莞言而帝命惟允此以虞嘯父為門下侍郎故史臣引之今改正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晉書卷七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
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勲遷太常代
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壼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

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為公封

次子鍜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
假六十日侍中顔含黄門侍郎馮懷駮曰䝉内藴至德
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
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
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䝉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
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
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

叅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
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
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
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
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
尚書令郄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
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
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

反遣玩與凡疇俱守宮城玩潛説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内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襃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僂僂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

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
偃息茍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
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
不足上暢天聽聖恩徘徊屬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
下交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禄無
世不有皆庸勲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
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
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

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内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没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賔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歎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遘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霣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

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貿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遷黄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

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

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為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曽孫也祖惲

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

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黄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詣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録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内侍則外譽唯

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内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䟽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

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

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

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户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

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庚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叅録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

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

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翜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翜翜道斷不

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叅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搆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

因留寄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叅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淏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内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淏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淏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淏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淏言外羈縻奴而内

懷憤會遷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
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
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翜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翜
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為晉王以翜為散騎
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
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翜出軍赴難翜遣將領五
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
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為侍中典

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禄大夫陸曅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翼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翼收

集散亡甚有恵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

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衛

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

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

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

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

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諶弱

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
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叅軍元帝拜丞相
復辟為掾轉叅軍後為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
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内
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内史謨既至與張闓
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遷五
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
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

名望昔愉為御史中丞臣尚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守臣為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誡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茍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

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忌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

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

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李龍之能否李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李龍為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

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

之一耳士雖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闗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内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説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

若遂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

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壯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

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閩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幷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

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郄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録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
哉譔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
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
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
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
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
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
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

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

何時當竟君臣俱疲㢡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
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
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
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
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
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
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
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

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
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
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
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
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
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為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
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

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
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
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賵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
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

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顔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黒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

見親狎如此于時穎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參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名恢為

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
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
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
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
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
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
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黄

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内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䶮為關内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内史徵為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

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賵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彪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為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禄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

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令江東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内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

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静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獘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

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

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羡少有令聞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羡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内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

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兖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壯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開江西畷田千餘頃以為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

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

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
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
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
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
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
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
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
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衞爵命

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

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郄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絶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

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絶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

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寃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旻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䟽奏詔追復浩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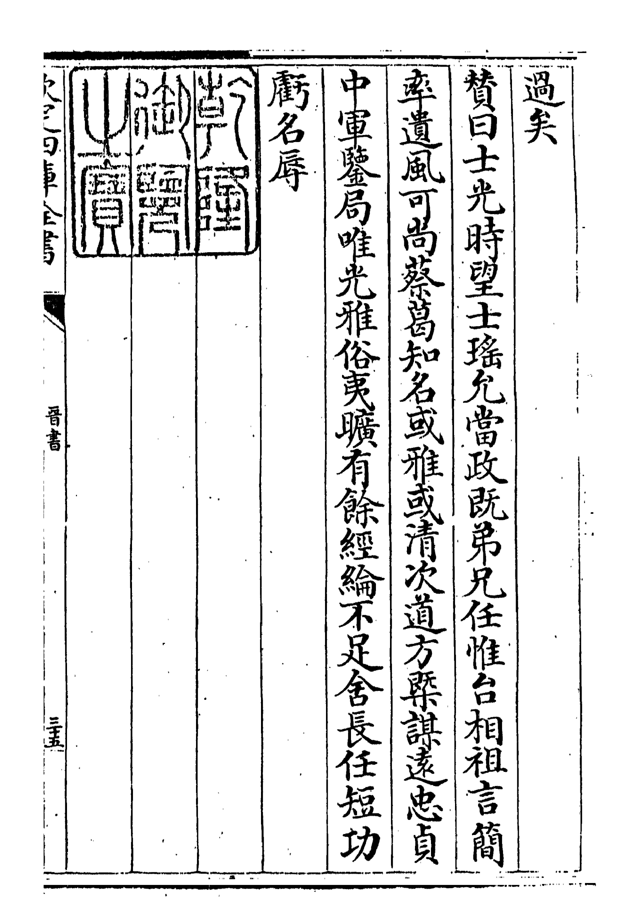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尊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為


過矣

賛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旣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中軍鑒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晉書卷七十七